



明文海卷七十三

餘姚黃宗義

編輯

碑庚

重修泰山碧霞元君靈應宮碑 邢侗

蓋聞之孔子云質有餘者不受飾也碧霞宮胡以修也
又聞之德彌盛者文彌縟中理者文弥章碧霞宮胡
以弗修也夫大室不營春秋致貶華山加繕光和見述
張寵以二千祠堯史晨用王毅表聖東溟標媿乎桓相
淮源歸勛于郭守沿經舉廢自昔然已岱宗爰長諸嶽

冠以帝稱廟貌崇闕雄峙州治而碧霞元君靈應宮則
巍然托趾抗擢岱椒其列在集仙菟神道籙等編未究
元君之始寧襲耳食之謬唯是四岳避峻九山推烈碧
霞于斯宮焉要之人天允叶精饗合荅則下臣彷彿可
得而言無懷之所稅鞅黃帝有虞之所駐趨三代以降
迄乎秦漢胪禪紛如廣心競設乎壇陔中衆厚集乎瑄
玉寢尋無已輝鑠若何昭代列皇重塵遣告倖福陋贊
策之罔竭裡酌刻牒之緒以故明祇惠以豐楹下土道
于穀嘆盖有馬談哉其冊典寬舒戢其頽頽者矣厥有

冠帶之儕布衣之醜估販之魁帷闥之侶靡不指奉高
以首路望雲封而膝地瑤則珠松嶽尾鉅鏞師比帛則
春草雞翹黎單笔筵弊則楊邁朱提鮫文白換供則盍
緹醜醜豚拍官脂器則雕篲黃日盍盞椀嶽樂則雲和
別拊丁寧埒竿儀則金支翠葆薇章星施焚燎絳天于
喁震墜蟬匱畫轂木寓龍駟殷鱗萬狀不可勝窮百千
億兆踣藉雜遝或遙檻乎檮木之采或下瞰乎治邸之
宇或依稀乎白馬之影或隱見乎明堂之墟羣情翕赴
亦已極矣岳靈志穆能無應乎窈見降瑞錫祉調風布

霖膚寸澤乎遐表彌天飽其至德所謂道穀噉而被豐
楸則又惟一人之所暨及也元之衆則有疾癘覬瘡
愚蒙思牖年壽勻廷子嗣祈夥水火希遠離睽求聚休
嘉啟霽各副所懷亦有梁父云亭斂焉聽命共驅族炊
施糜之屬益廣金銀鏈銅之用凡此有位可無報旃覩
傑構之少逾乃鳩僦而不懈濞井連茹會蓮脊茅之地
飛雲麗日若開寶雞之天席葺首稽典還嶽峙于來者
可念行築者云勞遯惟畫議之先寔出尊明之斷方諸
前哲古今同符則此碧霞宮者胡可以不修也胡可以

不紀也是役也合岱廟計費四千九百五十金有奇撫
中丞晉江黃公主議侗以螢燭嗣光碑當有辭曰泰
山巖七萬物伊始帝刪帝孫倘元君是呼吸上通僅尺
有咫膚寸八荒人事甚邇四岳苞祗四流遵軌唯岱是
宗靡敢抗壘先民有言神怪譎詭我儀圖之佑善殄否
萬方玉帛走不停止孰云奉高有道如矢巍然仙居棟
廈宜庀疇茲新宮我撫則以靈篇載韜神司其匪發函
燭宵皇乃受祉

新建平番堡城記 于慎行

平番堡城者右司馬宣城徐公建也地當松潘之南故
號黃沙塢雪山諸羌葆為窟穴萬曆十有四年公大發
兵平羌取其地城焉詔賜今名旌公伐也兵備副使謝
君詔寔視厥成以告內史請記上曰諸番蓋吐番種也
在巴蜀徼上夾河而屯列塞四十有八憑陵絕險狎為
不聽守者取恩意羈縻歲遺金繒食物費無慮數十萬
緡幸旦夕無事養成狙獷莫之剪滅從來久遠矣萬曆
乙酉羌大豪國師刺麻剽猓多數與鹵古方酋賓兔結
稍上引穹庐自近諸小種豪灣仲占柯輩附之相與鑄

石而盟出沒黃沙陘中伺便劫略所戕殺軍尉二人及
殘吏卒行旅以千百計而冉駝北道不通矣會公以御
史中丞出鎮巴蜀有詔議撫勦方略以便宜從事公至
則申布章程預飭士馬傳告羌戎宣示威德冀其解沮
使者三反羌怙不悛猶以衆數千嘗掠我掠得我兵至
剗刳腎腸纏牛角而犇之公聞大奮則進諸大夫將吏
議羌惡貫盈不一大創兵不得決無言撫也御史南昌
陳君瑄議亦如公上乃與大將軍應祥計發虎符調諸
屬國伉健分隸四校檄古布政使朱君孟震主餉副使

王君鳳竹監軍謝君佐之因稽功焉文武百執事咸簡以克明年丙戌正月諸屬國兵至合成兵四萬人集於轅門乃秉鉞誓曰夫羌戎小夷弄兵盜邊法不得赦幕府奉上威靈敢留天誅願諸大夫將吏矢志報國毋縱寇毋馘降即有逗撓冥悞齋斧在是有功不敢蔽則議曰黃沙埧羌要地也先據者勝遣故將軍成以馬叙兵七千奪而營之遣遊擊將軍于德以播州兵七千營鑼鍋嶺倚其前遣遊擊將軍之垣以酉陽兵五千營橋埧腦角其後遣故叅將文達以平茶天全兵四千五百營

茨溝當其要脊大將軍居中制焉公乃親御戎路移駐永康商軍所向謂兩河難並取河東接諸閔塞勢極且險先定而河西可潰也二月庚寅昧爽李將軍陳師鎮平分道並進會國師刺麻以灣仲占柯來寇歸化于德伏兵鉄炉溝北之獲三酋首以歸殲其六寨而文達成之垣各縱兵勦阿孝龍溪鹿卜諸寨連十餘戰羌棄牛馬輜重走填崖谷不踰月河東悉平唯大小粟穀尚伏險觀望未即下而河西羌半已奪氣褫魄頓顙受言其半恃河為阻猶恣睢首鼠未決四月辛卯李將軍為浮

橋六所夜半濟師諸將畢渡河西諸寨以次難絕固有遺育又以其間回戈東指畧定大小粟穀諸殘羌走附絕壁俯瞰湍流礮石雨擊兵不得上師三面而環之土酋楊應龍先登蒞其巢穴羌乃潰奔我師疏捕山間畢收為鹵所躋藉蹂躪水中死者不可計而兩河皆平矣始西域有法王通望氣術語所善羌結賽歲在雞犬中國大勝蠻夷大敗若等毋反至是諸殘羌震駭始相責數因結賽以請願得葆塞奉貢職為編氓指故所立盟石踣而粹諸河各獻驍逆一人阬而斃之以誓謂之埋

奴而之垣大父輪當嘉靖初以指揮將兵為羌所鹵漆其頭為器至是得之以葬邊人嗟嘆異焉六月乙亥下令班師諸降羌頂香伏道左鉦鼓旄旄欲歡垆野萬眾歡呼聲如雷霆御史數停校獲核上功狀取寨三十有八擒羌豪酋三十人斬首鹵一千七十有奇焚碉房千六百有奇鹵馬牛羊器械無算所省歲時犒羌費以若干露布以聞上曰羌夷逆天貪亂虐我西鄙都御史元泰躬率戎士克有厥績其進元泰兵部右侍郎任一子太學生賜之金綺應祥以下爵賞有差公頓首受命不自

居功則詢於衆曰以天子神靈諸大夫將吏之功羌幸
平矣不惟所以控其形便使無生心善後謂何於是堡
遂城焉城周三百六十丈高二丈五尺為樓者為櫓者
四為敵臺者八奏設守備一人奉璽書行事戍兵三千
五百人自是虺螭蛇引之墟廓為夷塗屹成巨防而松
茂間無檣燧矣主上聖文神武暨堯殊俗溥海窮裔邇
風仰流因敢不龔巴蜀僻在坤垠一二羌髻馮負其阻
時為蔓蜮天戈所指罔不糜潰異時建武之後關地四
百南荒綏靖及茲十有四稔復城是堡而蜀之西北又

增重險以威邊輯圉使蚕叢魚鳧之隩咸晰于文明化
為保障豈不鏗鉤焯赫稱社稷功哉蓋建武附麗內土
壤接六詔時有絳騷憂在郡邑繫在國家安危未要鉅
也而雪山枕轉絕徼西直漳臘連虜右方日者虜大酋
長悉舉引弓之民西獵海上築宮事佛王庭故在也古
所稱匈奴右臂今直援攬萬里汰三十六國之腋而注
之冉駝叩笮間形勢何如羌獨足憂耶中丞公一舉定
四十八羌使獻賚請吏列在版圖又築斯城以據其吭
喉斷其胸腹第令一尉保之以春秋耀兵諱武用戒不

虞松山西海之戎其敢有它心以憂疆吏因以懾鹵右
方無緣得與羌合闕我西境此名平番寔以制虜也與
建武之後挈勞程功未相軼越至論折衝厭難勝于無
窮此實倍之猗與中丞公奮其忠暮英畧以奠安疆圉
而諸大夫將吏咸能翼宣丕猷用集大勲亦何烈也往
漢遣徐自為出五原塞外築城障列亭以蹴匈奴謂之
光祿塞而張仁愿為三受降城於河北以控回鶻終唐
之世賴之皆斗入寇境制其要害以今方之何多讓焉
豈惟西關沫若北銘劍門祿蜀都之險哉爰撫蘭室石

室之歲得公平羌始末備著于篇使後之籌邊者知城
所繇建如此以無忘備禦匪直勒公功云爾

勅賜奇嵐州蘆茅山永慈寺碑銘 瞿汝稷

我佛之生也于伽維衛而成道則于摩竭提相距震旦
五萬八千里而晉陽之奇嵐有蘆茅山凡所名其境若
寺者多因五竺其熙連河最祿神靈蓋祥光彩霽時
不絕金蓮紛披寶座恒現雖闡提種性目擊非常恒緣
感發距河西北一牛鳴許為永慈寺寔我慈聖宣文明
肅皇太后所建也初沙門妙峯登公負笈過此眷其地

幽勝宜作旃檀林遂稍為薙闢居士李本義倡諸淨衆
奔湊疆理會皇太皇久聞公禪行遂賜瓶茲寺復賜公
紫伽梨公受命住持既又累勅中使楊輝允用張本等
賫金松如來像及經藏至寺供養眷遇之榮冠諸叢林
公髫齡驅烏弱歲徧叅嘗晝夜經行不寢者七閱寒暑
悟華嚴帝網法界因于清涼山刺舌血書華嚴經以酬
佛慈書三年而成戒珠旁照波旬乞法心月孤懸果位
印宗真人天津梁也既已安居七衆稽首而問曰能仁
氏之降跡炳列聖典昭々乎其無容混矣則茲山諸所

託於能仁氏者皆由人之擬議歟人之擬議而神靈以
著又何歟神靈之著于往者無論姑言其近而人所共
證者今上己卯秋七月如來現相于雲端寺之空中紫
摩金色真身儼坐于須彌座光明燁煜映曜山谷僧本
空同緇素六十餘人相望瞻禮移時乃隱是可以人之
擬議而得歟嵇之山川邈不相及考之見聞卓絕乃爾
七衆皆迷願為解蔽公據座良久衆復請乃願第二座
命答之于是第二座合掌公前而告衆曰三千大千世
界無芥子許地非我能仁捨身命處爾常聞之經矣于

是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劫前已久成佛而常于此娑婆
世界說法教化亦于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那僧祇國
導利衆生隨所應度處_上現種_上方便或示已事或示
他事能令衆生發歡喜心爾亦常聞之經矣由是觀之
何方何偶非能仁氏之寶所願衆生垢重未能悉觀而
如來願深時示茲境以折攝耳吾向聞和尚語我以華
嚴無盡法界知我此身一毛一節莫不廣含華嚴世界
不可窮歷旋視一切有情無情莫不皆然我雖亦居此
域_上哉無邊刹海出沒自在即有微纏莫為我縻我此堂

宇繡栴雲楣曾桴重椽左城右階外檐中雷_上有十
方如來及菩薩衆圍繞唱化藉而有能聞者即歸尔之
市劇返尔之帷幕皆聖境也而何疑于能仁氏弘攝之
勝壤乎七衆聞已踴躍稱善念世之遊是者多熒惑于
秦竺之異壤而同化因述所聞俾余銘之以示久遠而
顏其寺曰永慈言以之而永我人王法王之慈于無窮
也銘曰遠涉維衛垂六萬里誰為正覺降靈於此妙嚴
四土解脫三身弥布法界疇境非真謂此為假鷲峰詎
寶金腋珠眉悉同幻質能契此同境無不融竺_上奚必西

秦奚必東塵有剗海海入微漚萬億須弥列一毛頭矧
是勝壤十力所現三灾蕩覆此壤不變猗與登公露門
芝英道契帝網行朗日城迺眷茲壤鬱有靈氣是雍是
荒駐錫言憇民之間之攘亡悅來奔湊疆理鱗萃雲迴
唐武太后遐受聖記示跡紫禁撫期利世旁采道韵因
民之願聿構精藍錦敷霞煥堂維雁堂林即鸚林龍窟
窈窕鹿苑森沉樹王非遠能仁豈滅不越流沙安居摩
竭公振一音公揚五衍曇花復荇柰輪還轉昭列智炬
遐燭冥蹈惠我蒸民昌我王道九類攸仰百劫弥崇我

銘貞石垂休無窮

天妃廟碑費元祿

天妃林氏本閩著姓也舊在興化軍寧海鎮即莆田縣
治八十里濱海湄洲地也妃稟純靈之精懷神妙之慧
少能婆婆按節樂神如會稽吳望子蔣子文事然以衣
冠族不欲得此教於里閭間絕跡櫛沐自嘆而已居久
之儼然端坐而逝芳香聞數里頗有靈驗見神於先後
宛若尤善司孕嗣一邑共奉祀之宋路允迪李富從中
貴人使高麗道湄洲颶風作舟幾覆溺忽明霞散綺見

有人登檣竿施舞持柁甚力久之獲安濟中貴人詰于衆允迪李富具列對南面謝拜曰夫此金簡玉書所不鯨鯢腹而能宣雨露於殊方重譯之地保君綸不辱命者聖明力哉亦妃之靈呵護不淺也公等誌之還朝具奏詔封靈惠夫人立廟于涓洲致守香火百家斷樸梓材丹雘張矣我明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貴人鄭和通西南夷禱妃廟徵應如宋歸命遂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賜祠京師尸祝者遍天下焉妃起處子馮神靈非有帝子精衛之烈雲中君湘夫人之貴而

曹娥孝女之貞也卒然而叩里夫閭婦舉妃號問之無不奉如父母頂礼亡已時蓋五氣統於天五方闕於地五官効於人五祀普於神普陀以鎮南海玉女以司太華元君以尊岱宗此亦夫人能嚴事之矣妃秉淑德運靈化令範孔儀抱一而返得全昌是之謂衆人母雖賦陰盾陽明用事正大光明保佑國命翼贊帝德廣布嗣續顯昭天人被及夷域葩艷窈窕永世配神以故勝嚮萬方釐祝千古亡論寧海發祥閩方致貺楚越神遊東南血食而元氣磅礴傳諸聖神文武不生而妃而死

而妃不人而貴而天之貴抑何功德隆峻也鉛為近閩
邑妃廟據龍門閩水上直余家西北之障戊戌秋余遊
章岩繫舟于此拜妃像祝願徼妃之靈翼余子即予禱
有懸弧之應敢忘妃大德哉已而果應又夢妃以碑記
相命妃意此方差隔閩民庶未諳典故以余從家大人
官邸于閩能著其事余惟射的山南以還箭之力獲旦
南暮北之便民教三祀居一焉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妃具是且守貞
不貳其行秉度無匪其儀徼祀不爽其信吾無間然矣

楚人善紛繫鬼神而神道設教令三老子弟婦孺駁奔
對越以功則弟子精衛也以德則雲中君湘夫人也以
慧則曹娥孝女也以普化廣嗣則普陀玉女元君也妃
之神益靈益爽其惠無方矣今廟湫隘甚無以稱妃莊
嚴余因鳩工更造併記之碑以荅神貺銘曰伊惟名淑
章竒華閱金沙表識靈祇委德蘭佩斯馨夏璜度潔不
事衿禱皎如霜雪机中拯溺海上回風墻烏寶炬倏焉
西東玉節安濟貝宮是崇舟楫所及維妃之功曉上龍
閩有取其宇戶祝桑蚕津迷商賈伏臘雞豚歲時蘭杜

用荅神休男歌女舞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湯顯祖

今上辛卯夏余以言事尉海北冬道南海過東莞諸生
陳君啟心書來為其先賢晉孝子黃公舒特祠欲有以
記也然孝子生處其地乃割在新安界中孝子晉人也
家貧自力養侍雖盛暑未嘗不冠帶親意所在千里之
外不以為難親死皆身為墳而庐深野中無人猛獸左
右嗥安之也每宿定或寒月號哭散常飄蕭出林薄隨
悲風遠聞人為泣下獨日飲一杯糜形色枯槁人勸其

還哭而不荅行路之人皆曰黃舒今之曾參也有司表
旌其居曰參里上有山岑蔚可愛為參山有孝著聞如
此至于今且千年矣學宮闕焉不祀諸生李元表祁衍
曾陳啟心三人言於縣令樂安董君董慨然曰此嶺表
人士之初也曲江諸賢猶在其後而郡以上學使者莫
不勸動焉然有以新安疑者董君曰入新安界者今為
莞人者昔也乃擇日附主學宮十有餘年安一人來視
縣事竟議祀之新安而主在東莞學宮者遂置屏處
是時祁生病且死李生一人不能爭而陳生日又廢葬

憤抱其主以出且言曰仁人孝子天下一家東莞新安故非兩邑也今已罷祀主無所歸生等願不煩費縣官一人一緡錢但得城北空地七丈餘足以容主視學者許之三年而後克成而是時東莞伯何真之祠亦成真于元喪亂時有粵地十七歸高祖賢于尉陀遠矣讀其書不使人感恟而嗟咨孝子無尺土之柄獨身事一父母又非有奇孝其孝閭野人所得為也至今人上讀不能半其傳即涕嘆結塞皆願如黃孝子事其親願有子皆如黃孝子固未有願如東莞伯者也豈非雄力智

數之事于人心必有所疑然而接神明感天性乃在於其根本至德也與銘曰粵於西晉荒落蒙靡不郊父母乃有孝子生死至性愛而有禮哭不能言心孝而已鯨鯨嶠士孝子伊始鄉可以祀豈有公理為主特廟厥義良偉有門有堂有寢孔構闕門在左石梁在右江水在前睥睨在後稍有形勝儼雅宵峭汝莞之人誰無父母有孝以敬誰為來者亦有人子來吏斯土惟孝以忠神明是與遇上參山氣鬱且明其類維何樓觀蒼々冠帶愴決蠻夷有風我愛為銘以感人心

兩朝忠烈祠碑黃道周

以身殉道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
以生其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
可以不死故真死地而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
殺人者二曰水曰火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于水火
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必取其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
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脫其精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
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其所不生不死者故
權奸盜賊日思以其水火殺天下而天下之鄙夫貪生

憚死者亦指水火踐上然以焚溺為戒卒之天下以焚
溺坐死者比上也當天啟之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權
璫諸君子患還主柄持之太燥若以勺水搏鄧林之焰
既而權奸煽熾諸君子坐死其為孽也為火為旱為焚
突及棟及崇禎之時王鈇上握羣工屏息仰命於天子
諸君子承之太柔武人藉虎以為大君既而盜賊韋弁
相與淪胥諸君子亦皆坐死其於孽也為水為潦為
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共搏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君子
而君子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

質分天下之毒痛故出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
薄射也凡日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下
羸絀晦望往亡相食漢熹平之際治鉤黨獄誅蕃武膺
滂等錮天下名賢二百餘人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
者惟袁隗伍瓊周憲孔融楊修五六人耳然皆為卓操
弄斧非有慷慨致命之義宋宣和時籍元祐姦黨百二
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汴京之亂諸君子無死
者惟吳革孫傳張叔夜三人耳何臬李若水則猶之墜
阱也我明初興尊賢礼士治藍胡之黨不及名賢迨於

靖難慷慨致身者百二十餘人所株連芟夷無算至於
土木而哀矣故水火日月一盈一竭精神所托或滿或
滅前後羸縮可屈指舉也獨是啟禎之際諸賢奮發手
搗霜雪與雷電爭烈雖有逆璫煽焰不鉢之於前黨禁
株連不鉗之於後計自天啟蒙難隕身者十有六人曰
高攀龍楊璉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大中萬
燝周順昌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顧大
章劉鐸及崇禎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
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

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
成德許直金鉉孟章明其遺逸遐方陷于秦晉及綏鼓
死賊櫻城謝閔者別為幽閨不在二班蓋自漢宋以來
伏羲死節之臣未有盛于我朝者也嗚呼學術不明道
誼為事功所亂鍾荀之鍼李杜榮翰之砭机雲康樂寄
詠於房連黃冠寥詞於頽問不日事就可為則曰思得
一當是以徘徊瞻眺失之一瞬而千古莫贖是猶臨泛
濫而繫斃暗燎原而祀灶多見其迂愚諒下於海瀆矣
夫當管夷吾之時天下無王主惟所適魯莒分馳先入

者上春秋雖以子與糾不得不以霸與桓既以霸與桓
不得不以仁與管仲使天下一君生民共主而夷狄于
刃牙之間轉側於魯莒之下則仲尼必以為不臣季路
可正其彈射矣故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生水火之
生人者生之或以殺人不見不生之生不死之死殺則
其疑死之不生惡殺之必死輾轉以避焚溺而卒不免
者比也虞部陳公來權南閔適當甲申時遂捐貲買
地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營構
上下為十六棟層樓九檻湖水滌之以祀兩朝殉難諸

先生予至湖山覽和靖之遺蹟因得與虞部商畧上下
慨然嘆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蘧氏之言夫豈謂此
乎虞部又將南閔所汰出小稅置為祠租使歲時伏臘
得尸祝其下因為迎送神之曲詞曰雷鼓聞兮龍在野
雲離披兮龍血下龍上天兮星無光椒糈媮兮蘭不芳
靈之集兮四國鴻八蹄兮麟九翼凌滄澥兮拍白日躋
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水周兮中央寒雞殪兮
蒲菖羅珍兮瓊漿駮素虬兮駢文鴛統靈車兮繫靈馬
執靈祛兮淚盈把珮琚兮灑_上書不足兮宜宵夜雕舟

兮鏤筵新夫君兮王正年靈叅差兮無後先澹眉鬚兮
馭青天靈何為兮中帽帽

漳州新建王忠文先生祠碑黃道周

半芝山之麓東瞰朝暎有王忠文祠焉龍溪令蓼莪徐
公之所建也徐公以精敏敷治既底績將行矣諸生者
宿謀所以貌徐公者徐公遠巡謝諸生曰不敏自塗飾
之未能敢尸逆旅之舍一日僕入漳諸公坐間談祠事
且道徐公遜敦懇也魏給諫中巖時以抗疏里居謂諸
公曰然其祀王忠文乎忠文判吾漳既期年未有阡奧

明文海 卷七十三 九
徐公嘆曰置意中今祀忠文為堂皇歲時集諸生容頌
雅歌于吾漳源瀾甚迪且為徐公暢風教窮海三百年
無復缺事也諸公聽其言且謂是徐公意者眾翕然右
振鼙鼓又一日僕見王總憲東里張聘君汰沃舉給諫
語矍然曰果爾建白須讀書人東里曰是足張吾漳于
天下矣自是而祠遂成祠成廣延之數上視朱考亭下
視劉爰禮舉履衡杖得相及也嗚呼考亭治吾漳不期
年道化網紀極于心繫爰禮與忠文同時不能鎮足坐
講幄及今去之各數百年而都人士旁皇追趨若異朝

夕者何也人生自呱呱至含歛各視所學其學遠教息
亦遠其學近教息亦近考亭與爰禮皆學程氏所得不
同原本一也忠文少學于黃公晉卿晉卿學于金公吉
甫胡公汲仲胡汲仲曰千古聖賢藉文而顯人托于道
如不相及而道托於文如相語也晉卿以是湛于文章
其為文明靜淵粹和順道德而理于義宋潛溪每見晉
卿飯頃序置數百言繇根達藁常自茫然嘆未聞道忠
文從之游泛濫數十年驅馳燕吳困于車塵幸及風雲
鼓其羽翰至使聖祖手其編咏與景濂軒輕上下翱翔

明文海 卷十三
嗚呼如忠文者未為不遇矣自忠文蒞吾漳二百餘年而吾漳之文藻風概竦肅天下即不謂忠文興作其為忠文開采奚疑乎忠文論詩所推許高季迪胡仲申風雅掩映高出六代亦皆其鄉人也士君子幸與清明先正同其里閭又有良師匡其不逮辟呬離席正容消意函丈之間或河或海即舍曰誦道其去道則亦不遠矣胡仲申曰余見王子充詩唯讀之不暇子充之學亦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于立言者猶其措于事業也今誰復知忠文為求道而立言者方勝國時宋學翻

瀾有志之士皆舍津筏湛深獨著以修詞立誠為本而其相懋勉如此于以鱗翼日月乘昌運稱先鳴者則亦固宜耳余嘗過金華見其山川清壯大率與吾漳風土樹藝亦相近然自四傑先鳴而後負奇雋者不復如前吾漳固僊于前而開扃于後豈地道使然抑師友董率有懋不懋故夫安得金胡黃高之徒起而褒立誠之事修惡池類林之祭者乎先是二年雲間何半菴督學來漳中所脣學租尚有三百餘金諸生因請以置祠中其前楹以祀忠文其後楹以載督學及令公之德自朱考

亭劉爰禮兩祠上下巋然登降數百步而遠近師友源
 瀾之觀燦然備矣余不肖蠻溷文藝晚遂自放于斯道
 無所聞知然幸托吾漳漸考亭爰禮之遺訓思一光大
 之今幸伏里巷與諸君子同時親睹徐公之治聆中嚴
 所感憶者於此何督學諱萬化華亭人壬戌進士徐令
 公諱燿揚州人戊辰進士綱紀其事者有鄒生遷蕪生
 棠棟吳生鶴丹陳生士愚張生鳴駿魏生呈習戴生垂
 寶皆二公門人其公費載于碑陰

明文海卷七十四

議甲

孔子廟堂議 宋 濂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
 稽于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
 敬不敬則無福柰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
 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西
 面戶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北皆主人之正位

也平胥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人
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
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
酌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
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
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面向三獻官皆西向是
猶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向
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
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東

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菽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
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
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
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
合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
稷是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蓋羶蓋求神于陰
陽也今用熏蕪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
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
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

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
 為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
 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始立學者必釋奠于
 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
 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
 魯有孔子則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
 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校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
 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寔傳孔
 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

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
 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
 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
 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
 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
 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放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
 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置而
 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

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

平香堡城

記序者于悌行侯子中記功碑一多為福

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

福即尸作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理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耳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曰者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敬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傳說箕子皆

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學無師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

福即尸作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理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耳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曰者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傳說箕子皆

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寔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孔子廟庭從祀議王禕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

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邱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于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後增荀况楊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

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
孔顏顏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
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
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
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翼傳局于顯門
之學而于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于其間號稱
醇儒其學博通諸經于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
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
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述有統異端息滅民至于今賴之
則所以尊崇聖學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之言性
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
秦文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為箋傳而偏學
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為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致
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顏達受詔撰定諸經之
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于正義者謂
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
聖經者較之為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

羊而黜周王魯王弼注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于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寔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于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為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况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為道學之倡蓋其為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于仁義雖勛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寔與司馬

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為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寔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為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識緯之說一歸于正尤有功于聖道其為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于萬世至于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為文人夫文以載道也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

有功于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則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于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定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天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于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為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于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

又當繼朱氏而列于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于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于南方能有見于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總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于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寔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于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于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于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

公議舉而明之固在于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于顏孟為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為甚聖人之道在于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為重然子必當為父屈昔魯祀熹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為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于曾皙孔鯉之下又司馬光于程顥程頤為先進張載于二程為表叔而

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卻張司馬為序而不知朱子之贊時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為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于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苟况楊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于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寔急似輕而寔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于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與祀而未稱于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

之議也是用疏其為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孔子廟堂續議 祝允明

孔子廟堂歷代禮文大率不相遼濶至于本朝崇隆尤至其中或應調酌以趣大中宋學士漁王忠文公禕咸有說焉今日儀章出入宋王議未及者間有毫末蒙樸竊自疑焉因私妄條着云曩者憲宗皇帝推重道之心加祀享禮樂同于天子此其越度古昔哲王遠矣愚竊以為凡為祀享所以報功上有隆卑而其身之品級不

可易報者底于其身之極尊焉止矣孔子之功侔配天地然其位惟臣而已夫臣功雖並天地未聞入君事以天地禮也孔子之報極諸臣道可矣非欲殺之無其地焉且孔子之功正人倫也君臣之分可遷則人倫不正孔子又奚功哉今使孔子偃然受天子禮樂孔子安字愚竊慮其不安假令安焉則必不歎季孫之僭侑三子之歌雍也先朝褒贈窮于王爵王本非臣爵後世以冠五等則王固臣之莫加者耳孔子雖聖臣爵或受越此則非人類所敢聞矣異時儒臣累請增加帝號天子明

聖竟格其議此則天地之至公也今第格其爵而選用其禮樂是令孔子明以臣子冒行君上事也百官居服等第稍僭猶無迷于國家憲令矧孔子曾不如今百官之知禮乎故愚謂三數年來之祭孔子計應朝服旁立而無敢當矣夫父子人倫始也今顏子曾子子思並坐堂上無由點也伯魚悉列廡下此不幾于失禮耶昔者之論嘗謂孔廟之祀出于朝廷乃王者事禮因道統而起通為天下後世施報不暇計私倫焉矯之者謂道統不過明倫王事不可偏廢故又有別室祀叔梁紇以顏

曾子思三父配者此其說雖佳然究之為未明順愚竊以為直應引三子以歸厥考之下何不可也又孟子之傳固得其真要其私淑徒也曷若權其體勢儕之冉閔數子間乎又禮樂之用不可偏廢今禮之節文甚已精密樂之聲容恐未至當愚竊謂宜特令學子頡刻習樂間暇無缺考校之頃兼用升降務俾禮備樂和無可間然如患未獲師承難猝舉作或令諸生遊寄太常習其聲容必求合乎古雅通熟者歸授其黨而首通者科目收焉則亦不患其不工也又近時郡縣或有上援朝廷

祀典用黃冠為樂舞生此又不然學者學夫禮樂也素昔所誦孔子之文何文學道何道頌報祀之頃委之人乎借曰未易習則曷為不習乃忍北面而立以觀異類之舉措耶黃冠者今之所謂異端雖未知孔子視為何如要為吾黨昌言排之者矣楊雄曰在夷狄則進之倚門墻則麾之寧有暇時則極力以排有用則暫假而不麾者今使孔子以明道黜邪受報而更令異道稱邪之人為報具哉此又末節愈不通者也嗟夫聖人之道中正而已有生蒙被教澤孰罔報忱頽翻有病焉則未免

更為罪乎故愚恐久而有建白者輒申諸鄙陋詞旨迫局將幸以來荐紳先生之教焉

毀文廟塑像議馮一龍

文廟塑像自漢以降有之衮冕圭玉擬王者而其貌則不肖也天子師事孔子上追千載之志議除先朝瀆封而犯之以先師之禮焉羽用六籩豆各十遵祖制不敢踰亦不敢抑詔國都及天下郡縣悉毀像作木主孔子之徒以國家遺聖晦道莫之削也人而說之嗷亡然有司奉詔進羣彥而咨之或曰先師也不可毀也遍諸室

而蔽之稱旨或曰神所依馮也久矣不忍毀也葬之于
 寢陰合法或曰禮樂自天子出違禮不敬慢命不職且
 召尤焉其速毀之遵制龍聞而錯之昔曰禮祧主無寢與
 墓則葬之道路之間是主也非像也謂之真孔子歟蔽
 之墜落之內是囚之也故囚則毀聖毀聖者無師且神
 不可間也謀不可遂也間則不享遂則不周速之者弃
 聖而虞者也弃聖無禮之三者豈朝廷尊祀先師之意
 哉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德侔天地道貫古今
 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加亦不隆削何可得乎天子聰明

齊聖以為楚子僭王春秋奪之季孫八佾論語譏之已
 則無位而受享焉非聖人志也是故去王號省徭物殺
 禮樂以成其志而師事之隆加于昔也毀像謂其弗肖
 也弗肖何像焉故毀之其毀也必先作木主下而刊之
以歸神焉神歸于此則像為土梗矣然後從而毀之何必教與葬
 釋菜以求謬合也蓋不先立主以行釋菜遽而毀之則
 神有所不據事有所不安故曰弃聖而無禮矣雖然像
 毀矣王去矣禮殺矣天子而弗躬于太學焉子孫之祿
 不加焉隆其言之不顯其道之不行其學之不講若之何
 其不削耶故在太學視天子在郡國州縣若曲阜視列

爵其禮以是為差而孔子如太極隨物也而物之其大小豐嗇厚薄所賦不同而全体之具于是物者仁者見之而為仁智者見之而為智無物不然隨在皆足也否則槩以六羽十豆邁是尚躋孔子以公侯之爵死而享之孔子不義僭王能受虛公哉若曰裔公也公祀之則惟在曲阜太學則有天子焉郡國州縣則有列大夫焉尊不可降卑不可亢是紊之也

啟聖祠先後祭議馬一龍

禮以義起事以理定今有司于歲時祀大成文宣朝廷

推聖人之心舉古昔未有之典又于文廟別立祠祀啟聖公正先賢先儒後子其子者位為是祠配從主廟制出自上裁而薦饗未分先後祭必同日主祭必同官若謂文宣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帝王之師後學之宗致齋肅戒首事灌降禮畢然推其所尊而後以祭文宣者祭啟聖竊恐聖人盛德至孝使其虛據几筵于待食之父而已則燕然受大烹之養神必不安况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傳有明文但崇德報功祭法所尚盡舉其禮于啟聖祠而齋戒誠敬之意不得致精一于文廟雖免誠意

既散復以懈怠之弊至如遣官分祭在啟聖祠或稍先
 焉又兩廟呼唱趨拜樂節奏止紛然譁矣雖執事者之
 心疑貳觀聽無復精一之思縱地遠隔越不能相遠而
 分獻官亦難以長佐為差某欲推文宣之心合古傳之
 語然于文廟整肅班次主分并諸執事就位伐鼓鳴鐘
 樂懸而不作主祭者由位出次禮生導入啟聖祠行如
 分獻儀儼而退迺即先在文廟位庭燎倍明禮樂備舉
 祭如常此庶幾以義起以理定者也神人之心或其兩
 得之乎惟執事裁之緣命撰祠石刻內及是禮故有是

議

先師廟祀議 張鳳翼

夫禮莫大于祭而祭必有義苟義有弗協則禮有弗稱
 矣孔子廟祀之典皇祖于太學已易像為木主而立文
 莊林蘓州之見亦不約而同至嘉靖初年則又易主以
 師而各學皆易像以主蓋以大君有不世之資大臣遭
 不世之遇故更新于一時者足以垂範于後世也第其
 間尚有當更定而未暇者敢僭列之庶議禮而擇芻蕘
 者不無取焉嘗考魯論德行言語之科非槩及門而論

之自從陳蔡者而為言耳不然何獨遺于一貫之參乎
乃祀典遂據此而為十哲加以四配仍以顏路曾皙孔
鯉祀之啟聖之祠彼從遊之士路與皙最久而鯉為聖
嗣即過庭之頃亦有詩禮之訓頌皆不得日侍夫子之
側是子越父而升于大成之殿父避子而退居啟聖之
祠受義方之訓者不存而繩武者在列親于其身而承
面命者或有所遺而子孫之弟子頌裒然位于前賢之
上于義協乎于禮稱乎司馬氏作世家紀孔子在當時
從游者三千人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高弟雖止

于七十二而三千亦皆弟子也未聞孔子獨以七十二
人為弟子而其餘則皆揮之門墻之外也今所祀止于
七十二人則大道為公有教無類者殆不若是忍矣後
世有從祀之典躋異代之賢于往聖之域是舍答問之
列而求私淑之徒使及門者不得從祀從祀者未嘗及
門矣今有人迎尊賓者供帳具必先白曰座有某有某
然後賓乃赴苟尊賓已入座而素未識面之人源々而
來則賓必以為瀆矣從祀之典將以崇後賢而適以瀆
先聖遂于行礼之地為聚訟之門今日進場雄明日黜

楊雄今日進安石明日黜安石雌黃于尸祝之頃臧否于俎豆之間可以為禮乎必欲以從祀為當則吾恐道德功業恒相湏者也則凡立德立言立功皆非有詭于聖人之道者也乃後世之所取從祀者必以誦學必以翼經而事功名節畧焉然則天下有不言而躬行者聖人之所謂君子也不無遺乎彼為子孝為臣忠或以功烈著或以節義顯史家之所紀載有不可梅^枚奉者使其生于孔子之前未必不與泰伯夷齊並論使其生于孔子之時未必不與由求亦賜比肩獨以其無誦李翼經之功而盡舍之可乎曰其不可舍而盡奉之使從祀日亦不足矣愚意七十二人皆列于殿而顏路曾皙孔鯉仍躋而與焉兩廡則槩設以孔子弟子虛主以當三千之位而兩廡之下二門之內東西向二小殿以分祀子思孟子其後世從祀者另于所產之鄉或所寓之地特建專祀酌以時祭使食其誦道翼經之報不必從祀而後為尊崇也方今紛_々請從祀以為國家之盛典則不當在是愚謂指是以為粉飾太平之具則可果欲聿成盛典則不當汲_々于從祀而當汲_々于定祀不當以從

之功而盡舍之可乎曰其不可舍而盡奉之使從祀日亦不足矣愚意七十二人皆列于殿而顏路曾皙孔鯉仍躋而與焉兩廡則槩設以孔子弟子虛主以當三千之位而兩廡之下二門之內東西向二小殿以分祀子思孟子其後世從祀者另于所產之鄉或所寓之地特建專祀酌以時祭使食其誦道翼經之報不必從祀而後為尊崇也方今紛_々請從祀以為國家之盛典則不當在是愚謂指是以為粉飾太平之具則可果欲聿成盛典則不當汲_々于從祀而當汲_々于定祀不當以從

祀為尊後賢而當以定祀為尊先聖因不必以後賢而從先聖亦不必以今人而設昔賢也王世廉以為代進不已兩廡將不能容今太廟配享亦皆一時功臣未嘗以後臣參前臣之列而孔庭乃以後賢參入前賢殆逆祀也斯論蓋不能不謂確也罪我知我惟秉祀者裁之

廟祀議

毛紀

時有建議廟祀之禮者下禮官覆議曰祧廟者按古者天子七廟親盡則祧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周文武有功當宗故別立廟謂之世室合為九廟漢廟七室共堂唐

宋為九室我太祖高皇帝肇修典禮立德懿熙仁四祖廟後更定九廟同殿異室即今之制弘治初集議祧禮尊德祖為始祖懿祖而下以次祧遷後憲廟孝廟升祔奉祧懿熙二祖武廟升祔奉祧仁祖俱歲主于太廟寢殿之後曰祧廟折衷禮文允合古意若如周制立七廟與二世室左昭右穆昭之祧者歲于武之夾室穆之祧者歲于文之夾室但其規制位列世尚異宜如廟主東向穆主北向今可行乎度數儀文繁縟莫究如西酌犧象東酌量尊今可用乎是皆所以序昭穆之倫順陰陽

之義乃禮之精者此而不講是徒文而遺其本矣大抵
禮曰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泥古者可以鑒矣曰
禘祫者天子宗廟之祭五年一禘二其祖之所自出周
禮所謂肆獻裸是也三年一祫合食于太祖之廟周禮
所謂饋食是也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凡六享然禘祫
之祭歷代廢卒不時宗禘祫之外每歲時享于四孟及
季冬行國朝一歲五享同于太廟儀文且載諸司職掌
而無禘祫之制蓋我德祖廟諱猶未之著以上寔無可
推之親亦以後世封建廢譜牒亡而禘之祭遂廢而不

舉耳惟于歲暮之祭奉祧主于太廟同享是即大祫之
禮也蓋天道三月一小變而為一時未及三月而又祭
則為數而煩已過三月而不祭則為疏怠今一時一祭
誠合乎天道不疏不教得禮之中矣曰特享者周禮四
時之祭春則特祭各于其廟所謂植禘是也夏秋冬則
合享同于太廟所謂祫禘祫嘗祫烝是也合享于太廟
所以尊其始祖特祭于其廟所以各伸其尊我太祖初
建四廟蓋嘗行之其後改建廟制故四時之祭皆合享
于太廟而特祭不行說者多謂太祖宜于孟春之享特

祭于其室以當南向之祀然必各為一廟然後可以行之但九廟行礼儀即甚繁先儒謂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有^強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絳則弥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况于九廟乎蓋天子以奉宗廟為孝若不得自致其如在之誠則于承祝踐阼之意寧無歉乎然竊思之廟制固難輕設而特享之礼設所當諱惟我德祖寔為始祖所自出之帝可比周之后稷宜藏其主于別廟居中一室而懿熙仁三祖列于左右遇太裕太廟奉以南面向我太祖受命

創業寔為有功之祖所謂始祖也可比文武百世不祧他日太廟四時之祭太祖宜正南向之祀庶足以伸崇德報功之典而愜天下萬世之公論矣日出主者礼合享于太廟有出主之儀国初廟享亦嘗行之其後止出各廟衮冕亦古人設其裳衣冠出遊之意也若欲出主必須如礼主祭者捧之或遣親臣代捧猶之可也至于諸后神主則將何人代捧乎然古礼直祭于室祝祭于祊所以求神之所在况今郊社配天奉先殿及陵寢皆設神位是豈虛設哉蓋神無乎不在有其誠則有其

神而必曰木主非迂則泥也曰祔食者古者廟享皆以
功臣配食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是也所謂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亦從祖而毀固禮之
所有然今太廟配享東設親王四壇西設功臣四壇中
山諸臣無容設矣其壽春以下諸王侶皆祔食揆之于
禮亦宜從祖罷享但配享與祔食不同安知壽春諸王
非有功當祀者乎恐未可以殤與無後論也况天子之
宗廟豈有殤與無後者祔食之禮乎仰惟我太祖聖德
御極制作大備其于宗廟祭享之禮參稽前代之載籍

博采儒臣之論訖酌損益斷自聖心足以重諸萬世
而不可易者經所謂有其卒之莫之敢廢有其廢之莫
之敢卒者實禮家之律令也也可以破千古駭訟者之惑
矣

明文海卷七十五

議乙

天子絕期議

王樵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嘉靖二十八年莊敬皇太子薨逝禮官議本朝喪服之制父為長子服期又儀禮臣為君長子齊衰不杖期傳曰何以期也逆服也言逆君而服也奉旨天子絕期況十五歲之外方出三殤朕服非禮止輟朝十日百官服制可無謹按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

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然古禮父為長子喪亦三年故周穆后崩太子寿卒叔向曰王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為本朝雖為長子服期然于本國之重似猶有當設者先朝既未有定設至莊敬太子之薨禮官當詳考以請上裁而止泛引服期則聖語天子絕期之一語宜乎折之而無辭也

宗法說

陳九川

明水子曰大傳所載宗法諸侯國族之制非通禮也夫

惟諸侯族人不得以戚君位故命別子為之宗于是始有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之禮非大夫士之宗道也支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不敢奪宗也然則大夫斯戚之矣又奚以別子為哉苟以嫡長為祖則非別子繼別之義矣周禮大夫三廟不及其高有禱為壇祭之繼高之宗五世乃遷則小宗且踰大夫矣而况于大宗乎惟國族重以君命故大宗得擬于大廟小宗得擬于大宗而可以為僭也今大夫且不得為者而士庶得通為之禮固如是舛乎哉且別子有君命矣又以公族

得為卿大夫爵祿不絕于朝輔宰具備典國咸休于是始可以世統宗人雖百世而莫之違死為之齊衰三月大夫以下至士庶之家遷徙零落勢固萬有不齊矣欲比而同之得乎世儒不觀會通鑿用經禮欲通公族之禮于士庶至不可行委罪世道不亦惑歟夫士之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人無廟而祔于寢周公非以薄為道也程叔子曰高祖有服安得不祭某家却祭高祖是士之祭高自程民始也德厚者流光位卑者禮殺上下有等夫祭豈以服制邪一廟不及高曾于

禮無之同堂異室君子之所以陋漢也苟侯國宗法下達則士庶當直為五廟不宜復沿漢制而重殺之然後世儒者終不敢為而易廟以龕者是必有制乎其心者也周大小宗本法果如是乎哉然則吾安所適從也夫諸儒之說我明姑採而頌之附于彝典自公卿達猶明禮也夫君子之事其先也不得為而為之是誣其祖也其失也僭得為而不為是儉其親也其失也薄是故宗祀四世身事四宗吾從時制為耳而敢立大宗為禮有小宗而無大宗而後之士庶乃欲冒為之甚矣然小宗

日分則族散而莫之合也于是窮以義起立始遷之祖之廟而弗宗焉世以族之長而知禮內外具官者歲率羣宗一祀之或猶恐其嫌于大宗也曰是亦不遷也已又烏在其异乎曰不祖別子不世其宗享不備時祭無適主不統族又烏得同于大宗乎歲一行之亦幾于壇之祭矣且古禮族厲夫始遷之祖顧不重于族厲乎是故繼高之宗羣分于下而支流明叙矣始遷之祖独統于上而本原合一矣是故欲報本追遠敬宗合族勢可行而禮不背者斯其庶幾乎若今之公侯伯則可以

奪宗而立大宗矣或曰古宗法為統生者耳

四禮說 徐需

承示宜民禮要文公家禮而芟削之務在易可行其說甚善然禮貴隨時變通故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隨時也昔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大其問者蓋世方虛文相競而寔意愈衰欲矯時之弊者務在反朴還醇以復古之治乃對病之劑也冠禮尚矣三加之祝教以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而筮日迎賓布席陳器之類亦自簡易可行親迎之禮南方不行久矣欲驟復

之似難女入門見舅姑拜祀堂後婿即見女之父母蓋當時男親迎女父母送過婿家故可一時行之今鄉俗暮年後女婿方登門或有數年不見女父母者婿或至必坐首席父母反位其下俗薄甚矣宜痛革之亦悖俗明倫之一端也鄉俗締姻央媒人多用親党數十人盛服登門拜跪禮數太隆重筵設席牲幣承筐餽送太費粧奩出嫁破家鬻產金珠寶錠眩耀于街衢太盛多財者俗以為榮慳吝者女以為恥或不慚于舅姑而女致死者有之故俗中以養女為完家富家止育一女中戶

何能匹配今雖禁淹女之條而不革嫁娶之弊猶投薪息火不可止也莫若嚴其侈靡不許仍前眩耀則破家厚嫁者少而育女者必多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誰肯淹其女以自滅其天倫哉不識死者則不哭不識生者則不吊今婦人稍沾瓜葛者多來吊喪輿從跟隨嘗兼數人動至三四百人喪家憚于設齋分帛必黃夜移柩出外非薄于親勢使然也宜禁止之凡婦人非至親不許出外吊喪違者罪坐夫男亦所以慎男女之別省喪家之費也余在河南提學時見河北每十家出銀若干共

計若干付約長收之約副司其出入先將父母衰麻重服及暮功總麻等服一一制備置之籩每遇約中有喪擡至其家分散事畢仍付約長以俟他家有喪其衣衾棺槨孝子自辦外設齋立靈銘旌一切應酬俱約長中十人代之孝子但執杖哭泣而已其事甚簡便亦見中州帝王所居風化所及也祭禮今民間俱祭高曾祖考稽諸古似不合古者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官師一廟不及其祖矣今合四代之祭亦順人情而設非古制也別追始祖而祀之乎朱子以祀始祖起于禘而削之是

也但先生制禮不忘其所由始如制宮室器用教民稼穡凡有功于生民者皆祀之始祖者吾身之所自出也而可忘乎則祀始祖者人情之不容已也近來民間合族建立祠堂動至千金有門堂寢室丹青壯麗以相晃曜冬至祭日子孫各迎其祖父神主于祠堂而祔祭之始祖南向其餘東西通列彼此混淆昭穆莫辨喪亦甚矣祭者所以聚已之精神以格祖考今神主紛錯僮為莫知為誰其將奚所聚乎余謂歲終節日小宗各祀于其家冬至合祭于祠堂惟始祖正東向之位子孫有素

行著于鄉閭如古之鄉先生者得祔祭之亦所以勸善而悖俗也余自廣東謝病歸家乃立宗子一人為主擇族中有德望者為家相以佐之寒家五大房幾四百人每房立宗正一人凡有忿爭侵奪不服者本房告于宗正宗正告于宗子家相會于祀堂以剖理之不許徑告官府行之數年訟端少息其祀于溪東惟始祖神位子孫各自祭于其家不相混雜祭之日班次甚嚴不許踰越明尊卑序少長使貴不至于凌賤富不至于輕貧先王化民成俗之意其庶幾乎文公家禮儀節惟四代不祭

始祖其于合族維宗之義似缺然矣偶目下問而敷陳之姑俟採擇焉高明以為何如

復古樂議

沈懋孝

昔者仲尼正樂彼時六代完音具在其樂官如擊如干如金如贖皆能習其鏗鏘舞唱和抗墜之節大聖審音知樂第為之釐次雅頌云耳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鄭衛乃盈天下流放無度古之詩樂幾無好而存之者故發採世之言以為先正其本而可矣此不得已之論也今天下之樂無之不淫艷又無之不邊聲俗之漸此日

月久矣豈直桑中北鄙靡之者已乎古樂失傳幾二千
餘年士大夫抱遺經徒能談說其義然精知其事者絕
少樂上所傳教譜諸調皆宋元遺習欲似盛漢時大予
制氏所世傳亦恐了不可得即欲求所謂聲氣之元通
于神明根之性初者亦邈然何從求之即如宋臣賜所
上樂書百卷湊合羣籍唾遺云耳被之不能合節鼓之
不能協聲試用太常何裨雅奏即如景祐之李炘元豐
之楊傑樂工皆潛易其器乃始調譜終不令兩目知之
其典領疏陳上之朝端者固已隸太常頒行諸路矣虛

文空語都無寔效奉世迂其事而不省來者傳其訛以
相蒙豈不惜哉余為以正樂之端宜從士大夫風尚始
士大夫所不宜湏臾去側者宜莫如絲與竹二物陶寫
良有遠情倘能游心是間精研其事以怡神養志為日
用乃知中聲本平元氣自和雅音必淡滌煩祛垢欲淨
神間夫然後神明可合而八風可調也六馬聆在懸而
仰秣潛魚聽流水而凌波天壤之下何樂如之一切世
俗狡麗宣慙娛酒嘈襍之事悉從屏去不使淆眩聰明
將古樂之倪挽歸太素元和元聲以淡中得之即虞周

和理可幾而觀也彼后夔典事靈鳥來庭簫韶而已二南之化麟趾振豳豈越琴瑟間哉此二物者八音之要妙者也管籥琴瑟尚有真聲可求資人之靈心調合故云詩人被之管絃餘六物者紀節盛音云耳今世士大夫稱詩則抗論在十五國風之上好樂乃流連乎優曼觴酌之前奉休風尚如是欲下里式化復雅去淫何可得焉若夫饗天神康祖廟王仲淹以謂必百年太平而可具余生也賤豈敢言若其主賓雍容郊勞侑贈彈絲吹竹令童冠雅歌鹿鳴既醉舞咏春風淡然洒然相羊

乎俗韻之外亦庶幾我稱詩述志猶然曩日者鄭僑一羊胛延陵季子之夙烈已夫謹議

修史條陳四書說

焦竑

一本紀之當說國朝寔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紀景帝帝位踰維經題復而寔錄附載未為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為紀以其臨御一時尤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踰弟襲兄年名寔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為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于高廟

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設
至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
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体此所當附見者二
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
自有定論但須遵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設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
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踞亦書
寒族雖夷猶亦述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謂當貴賤
並列不必以位為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多巨錄之類多

條有名公卿至叔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
述今循此例使臣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梲杭義不其
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為斷二也累朝寔錄稟于
提裁苟非其又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為乞哀于肅愍
為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寔煩難以
梅舉至于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應世既多公論久定
宜乘此率亟為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設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
途近日內閣題請寔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

得學行之人徒為奔競之地其于纂修有益有損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濟之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歷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于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啟偉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緒閱遺文蒐封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為無謂似當暫為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摠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為資給不但冗費可裁

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設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而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藉令班馬名流何以藉手攷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于是為脩國初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

緝之請令禮部捧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徵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造二部但有藏書家願少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為提學官之殿最書到置立部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于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劉靜修薛文清後祀議 劉定之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

趣出人意表非腐儒曲學循行數墨者所行佛而進退之際安于義命若其稱許管仲安詠歎陶元亮則傲睨濁世涕唾祿爵之本心可見也是以禔宗不能由世祖不致能目豈不可謂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則事甚重不可以不詳訖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可以因未嘗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于孔子之言其言具于論語載于中庸見于孟子存于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為傳道也

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為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太宗取為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莫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司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為比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為比惡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曰無過奈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速肖之後固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歎聖而人斥其非吾徒短喪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恭儉讓以德親受文行忠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

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為三千之徒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尔至于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儀若劉向好諛佞君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誦說註釋各竭其才以持後之學者則其為功殆猶周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

者也雖有大過亦將宥之况小失乎今以目無過與七十子二十二經師有過者較量彼此欲得登目于從祀愚竊以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過其有過訖而貸之猶得陪從也非是之比而從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未之前聞也建言者義謂典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目而亦得從祀目豈得獨遺夫目之于衡澄其德學無大弗若者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以其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夏其君臣情焉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以至于宋之周程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行至于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鮮克儷之是以我朝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于澄之說多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目之說未有採者則是目既未若衡之道行于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于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為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直躬慕古談道淋漓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動孳好問可謂文矣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以至于宋之周程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行至于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鮮克儷之是以我朝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于澄之說多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目之說未有採者則是目既未若衡之道行于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于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為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直躬慕古談道淋漓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動孳好問可謂文矣

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聖知沒錫美謚其為皇朝名臣兼夫何間然上論其于道所得以與朱子之後相比並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行緒說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為非愚則諛孰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為瑄可無施行因則准昨者所設楊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來學謹設

謚法議

吳道南

謚者易名之典周公奉君父以天道而以朝廷之公奉

合天下之公心以其身後之更名訂其生前之寔行微惡並行勸懲交致用以助爵賞刑威之所不及與何重也厥後美謚獨存雖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第人非堯舜必有揚心而後有奮心焉知惡謚不為美謚助乎兼存不廢可也身稽往事其善者惡者無論已如瑜不掩瑕蕭瑀之謚貞福不當醜謚宋慶禮以敬易專其出自朝廷止論已如楊厚之文父鄉人謚之趙元之昭夷友人謚之蕭穎士之文元門人謚之其有爵而謚者止論已索繫不應辟命謚以立居林逋為宋處士賜謚和

靖斯猶有古道之遺意何國家之功令獨循美謚而斧
鉞之誅幸逃于梲杙例限三品而華袞之榮不及于幽
散况載在名臣如顏佐陳敦宗軒輓雍泰林俊諸人而
可無謚乎理學從祀之臣孤忠遠竄之賢而可無謚乎
即有謚者如彭韶之惠安樂佛之文康許達之惠節能
當其實行乎更從寬政而濫觴萬厯丁未戊申之間詎
奪謚七十餘人又從類題而作備夫人之生平蓋棺而
定果其可典則舉朝之咨詢甚便當事之裁酌自當何
必類題于五年之役豈聞而知者猶精于見而知者乎

蓋此請有為而然也禮侍郎教文禎公獨立不惧之君
子面規閣部身死猶恨司官呈稿前後並無改竄獨教
公一稿不依一字時無以服公論而以類題既之教公
有知必願有此既獨惜夫吏部尚書陳有年公本正真
忠亮之賢乃科抄部案並無可稽而突出誥命一軸以
恭介受之何人而發之何地乎恭介有灵必不願有此
卒也余代庖叻署獨任為難幸徵會說之旨典九卿詹
翰科道諸公始圖與謚于中府時兵部尚書李化龍公
工部左侍郎王汝訓公皆云糊名易書無以易此天理

人情于斯為極亦足以見同朝相成之氣象閣微頻催未蒙欽點余以憂歸遂成闕事聞有獨請而下者孰若大道為公之為得乎熙朝美盛不得藉手于正人君子氣數使然哉然而道數終不可泯耳夫人能美謚不能以美人即謚能美人豈可以累謚故當得而不諷予者國家無貴此典不當得而諷奪者人生何貴此謚搃之當事者酌公典以公心自可以服天下之心定真是于真品亦可以彰自己之品此為諷謚之本原外此則有請乞之當諷朝廷卹典恩頒自上歿于官者禮臣

主之歿于牖下兩臺使者採鄉評以合朝諷而疏請于上似亦荐奪地方人材之遺意若必請乞竊恐清白之子孫艱于力而惟義惟命之臣子戒勿請也何可使之沒也則又有意見之當諷夫人之相與非獨小人與君子不合即君子與君子亦不能盡同處况交淡如水未有君子而教登君子之堂諷隱似規未有君子而忍成君子之過倘不從其人品起見但送已意起見隙未凶終可為殷鑒已則又有苛求之當諷玉有瑕而珠有類全德為難竄思謚法取類其例甚多或有功于國

家或無愧于行已或兼全或一節因物付物隨其堪謚者聞于上而昇之亦足以了人之生平何必洗垢而索吹毛而求為也况無可洗可索者乎則又有職掌之當訖一日居位一日業官解使去已而遺後來雖云不任德難言非避怨也况又有越俎者果其公卒或有滄海之遺珠無妨單疏如其人輿論咸孚亦既列公疏而上請矣突出一疏如代子孫之請乞豈其公疏中独有此一人之當蓋即上疑主心下挽部覆一奉俞旨揚然自以為得意而冀子孫之德我也旁觀視之有覩面目

矣方今公道大明衆正在列發碩德之幽光以無負當年之公卒誠未能一日去念也然或謂執法難執法而能成事之尤難公在事得無矜矜之意多歟雖然余之性第能矜耳若乃閣沕遂比昵之私陰險恣忌嫉之報一經窺破萬古淒涼縱有名勳搃屬外假當事者奈之何而不慎念哉

服制私訖

顧清

數日來聞諸公訖禮區區愚闇竊有所疑今不敢遠引盛際直以春秋之世禮教殘闕之時言之亦自有不然

者按檀弓記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卒哭
 經不入傳云莊公卒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既葬遂
 以吉服即位故云經不入庫門士大夫仍麻經至卒哭
 乃不以入且日記禍亂恐迫禮所由廢也夫閔公以冲
 幼之年迫于禍亂既葬從吉廢先王之禮儒者記之為
 萬世戒曾不少貸今天下一家南北西東無纖塵之警
 大行晏駕嗣聖飛龍四方萬國于是觀禮設者乃欲于
 即位之後遽從吉服臨御正衙是不以克舜三王之盛
 望吾君而使下襲衰世亂邦之迹也而可乎且閔公從

吉于既葬羣臣從吉于卒哭亦君除而後乃除先儒尚
 以不能三年為失禮之甚今遺詔雖詳臣以四月十二
 日釋服而此時車駕方在中途約計踐祚之期尚在易
 月之內夫喪寧過戚禮貴從宜古之道也議者不原此
 意徒執遵奉未命之說欲以是日即遂公除如從所言
 使君被齊斬之衣臣曳玄纁之製于禮則不順于情則
 不安傳之四方何以為訓是不惟得罪千古先制禮之
 聖王亦魯閔君臣迫于禍亂者之所不為也又按喪服
 小記傳云近臣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服限已

過君追服之此臣亦從而追服若卿大夫之後行者返而君之服限未滿則亦從而服之若在限外則不從而追服明君服未除則臣下皆當從服也今日嗣君從外來與在他國而還者略相似就使成服而行計其至日猶在服限之內則羣臣不可遵易月之制而從之服者正此禮之謂也而說者執于四月十二日羣臣皆服吉冠又欲嗣君即位三日而釋服皆不知何所本也

貢奉私議 祝允明

傳曰非天子不設禮儀制典程作于祖宗率由是貴故

小宜損益不敢易談然愚以為三重之柄在上芻蕘之獻在下今萬幾沿革羣工言之聖人裁焉蓋不敢議者臣道無成而不能不言者效忠之常範也竊見貢奉一事有應稍為更定以合時措而分在下士未敢昌言輒復私列一二覬異時或有以備草莽之陳焉說曰貢舉昉乎周漢考試具于隋唐假考試之法應貢奉之日姓名不識其孰何姓行未察其淑慝僥倖于一朝筆墨之下以為終身隆卑之第斯已術之淺矣然其間猶可稱者蓋貢舉以質考試以文質者必極夫德行之核文者

必盡夫詞華之美苟充其實乃稱其名故漢唐之士有
行足以範世文足以師衆者焉由選之各極其科程也
當時之文以詩賦論策咸有旨焉自宋代有道統性理
之學而世主居宿其說于士爰有題義之制本朝因之
初試以口義七篇聞其創体出于劉李士三吾其意不
過以筆墨代口誦之義不使面陳故借詞稍令類文章
成首尾云爾本非古今文章家有此式也三試皆因言
以審心詳外以測中本之初場求其性理之原以論觀
其才華詔誥表判觀其詞令策問觀其政術咸善焉則

為臣也道立才通而今修政卒矣否則反之理難明而
翳重故求之最多以驗其立政匪一途故求之重于理
性辭令异施故隨地求其一才最易見故特取一以充
知焉其权衡非不精後先非無序然談理最深細故人
雖或減焉不妨吾所求也今之司校者惟重首考而略
于後選是国家定制之旨已有重輕今後加偏焉益重
其重輕甚輕也故愚以為三試取舍宜均其力為便夫
聖賢之言渾涵易直學者宜寬意以玩之無不明達雖
所見或殊觀其意可獲其歸自先儒詁釋已不能無异

今必欲司歸一道或執宋人一詞兩字以為主意翻亂
經文如徇傳家或自出說見雕鑿聖文迺窒通途暗求
符已凡斯有違必見點落故愚以為求之宜大勿拘一
律為便經詞宏深理趣曠奧或涉冥思類移晷刻紛紜
之場苟欲精覈又望周完日辰有涯資賦非齊無邪一
語足蔽全經若官數疊徒行餘與何必務圖盈數祇廢
紙筆或今或過午篇數未登終場如制減作輒至不勝
或不給燭俾研覈之功委之無用強記之輩多遂登科
升故愚以為如制減場不闕去取為便孔氏所述實惟

六籍樂經既亡三禮固在後世傳經儀周二禮固同載
記為一科本朝獨取戴記文多論說可以作題敷論而
二禮文多叙詳制度可為詞者寡也然因事明理他經
所同直述制度又且何害故愚以為三禮宜復為便五
經之外孝經論語同出孔門與五經者均也自宋以來
始有四書之目本朝目之非敢妄說然愚謂大學中庸
終是禮記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
家之一編耳古人多有刪駁固初亦嘗欲廢罷故愚以
為宜以學庸還之禮家論語并引孝經同升以為一經

孟子祇散諸論場為便諸經箋解傳釋今古浩穰然自昔注疏一定似有要歸本朝惠製大全書俾學者遵守亦未嘗禁使勿觀古註疏諸家也今習之既久至或有不
知人間有所謂註疏者愚恐愈久而古昔傳經家之旨蓋至泯滅故以為宜令學者兼習註疏而宋儒之後為說附和者不必專主為便減場之法以五篇為則愚謂既欲其精不須務廣或以五篇為全場而其餘隨力所極但不得省于三篇必理精詞達雖寡亦取為便論場之考求之甚博至如性理道學乃其中一事初場既

得其說于此勢宜簡畧或摘一語或搜一人使旁推曲喻膏、無已似無弘益于學故愚以為論題宜簡于性理道學而多論政術人才等事為便詔誥表判或上以令下或下以告上正有官之切用不可意易故愚以為詔表內宜增料二道判語須求用事精博詞文華綉為便詩賦之說固非所急先進論駁既繁不必廣辨但愚謂人之性情惟言可測而因言識情詩賦尤易故古人之用詩賦以求性情也今或精用一二以驗其性情正邪心術寬猛亦可也至如設策問答正為從事之需政

事之方何有限極五篇所具初不為多以此求才宜無
遜寔今或分問不急之務碎細之談典記古人陳腐之
片詞衆知之一行以暗中摸索為貴則曷若商確今日
安上治下施為之切務哉故愚以為策場所試專以政
術為便大抵貢奉之設欲得才而用之也致用之道向
已養之孝校令求之矣今日之求乃以用為急而欲知
其體故先以理性道德經籍之說察之耳于是而一得
其寔則凡後場諸作志是為政之事貢奉之本意也故
宜執守此意則求之之道自不失其權宜矣今人往々

謂科目為進身之階梯意以致用之術固自有在此特
借以入其地云爾愚謂祖宗定立國之典巨細俱到用
人者萬政之本貢奉者用人之基豈苟焉為暫借之具
而已其必有不易之故矣及靜觀今日之後政者類多
建偉傑之業而其設施措置類不豫著于孝校文具之
間場屋敷陳之內功名之出文章不與焉其進身也在
此其立身也在彼此所以有似于借用之器也然則何
以是為哉此愚深求其故所以謂主求其用而先察其
體乃貢奉立制之本意至于久而奉行稍失其宜如

前所云則今日科目為階梯之由也或者稍以其用為急求之重輕微形應者趨向立變斯則通明俊偉之才益可前潛卜于潛深具起之際矣荒魯妄見似度大通將就正于有道焉尔

科場說 吳道南

國家取士之制以子午卯酉之歲率于鄉以辰戌丑未之歲率南宮試大廷鄉以八月會以二月殿以三月內則考試同考試外則監試提調惟會試有知貢奉十三省則有監臨京闈鄉試則無之其間印卷收卷受卷弥

封騰錄對讀巡綽撥簡供給寺官各循其職以供乃事會試主考則閣臣官詹同考則翰林科長部屬也兩京鄉闈坊局領之先是同考用中博行評典進士之守部者後易以推知之屬十三省原以按臣藩臬為政自萬歷乙酉題差京考而分考亦聘本省外省之推知間率一二學諭以不失祖宗舊意雖其改設或有所德即非德而其肅然截然之規必如是而後為全美也一院之中而簾分內外場列東西火竹高騰棘圍遍繞坐以籤掣經以房記當年之所經畫固無有滲漏不到之處迺

奸生法外非奸之能為良由膚淺之士輕于變法適有以中其奸耳自掣籤改而為編籍非惟賄連代作之人且有先為埋藏之弊惟信手掣籤原無安排布置僥虞更換何不于點名簿上註一籤號至亭午令巡緝官查天字其籍係何名仍書天字牌于進時以示之誰敢甘罪而犯此也此掣籤之當設也自五經不編房數始有庚戌按卷之事今雖釐正而猶有當防者聞之先時有入他房而觀其所取嘖嘖嘆賞取者疑而去之後乃知其為私交有串記也夫有入他房欲借卷看直謝之曰

俟看完呈覽若未看完而公先寓目其去其取將安從乎請者赧然更懷奸者匿上卷呈次卷謂房中無好卷主者中其計而遂開以按閱之路不知每房中卷且幾百取正若干副若干何患數之不足而裒益為即無奸而躁心閱卷輕加塗抹後來洗補乃于塗抹上復加圈點不其自相矛盾乎宜惜人材儼帝鑒斯于薪樞為無負耳此閱卷之當設也彌封一所多有知文之人冒役于其中諸奸採割不可勝言最毒遊蜂採則以七卷各一篇合而成一人之首場故當交卷時即嚴令堂上人

不得木堂下人不得上雖巡綽官亦宜如筵及薄暮廣
 設燈籠火把以昭耀監試提調通相坐鎮此防奸之當
 設也弥封所固為至重謄錄對讀關係尤多余嘗得數
 卷于淡硃脫落之中及比並無一字之差一畫之差頷
 名思義而可若是之潦草乎此在監試宜以此覘謄錄
 對讀之勤惰供給所先進米麵間有包藏挾帶于其中
 猶可駭者提調官之胥役賄帶卷箱而為奸傳遞此在
 監試尤宜不惜体面而盡為按簡此稽查之當設也然
 則所當設如斯而已乎曰設固不止于此而亦有難于

設者夷考萬歷時如丁酉之京闈文固無恙也意欲擠
 副考而反以正考之墨卷固存也意欲排監試不免以卷等之真成之搜取加之已酉之京闈墨卷內簾
 之罪也波及于貢奉之官何為丙辰之假元外簾之失
 也謫及于主考之人何事搃之當事者快一時之逞言
 事者希終身之榮究乃自敗尤甚于敗人昭々天道可
 畏哉可畏哉

身在下也凡

行欲其速也必自規其曲也則其行必速矣夫道也

行欲其速也必自規其曲也則其行必速矣夫道也

行欲其速也必自規其曲也則其行必速矣夫道也

行欲其速也必自規其曲也則其行必速矣夫道也

行欲其速也必自規其曲也則其行必速矣夫道也

道

